

她，是一个女孩。
有的，只是一辆单车。

周榕榕◎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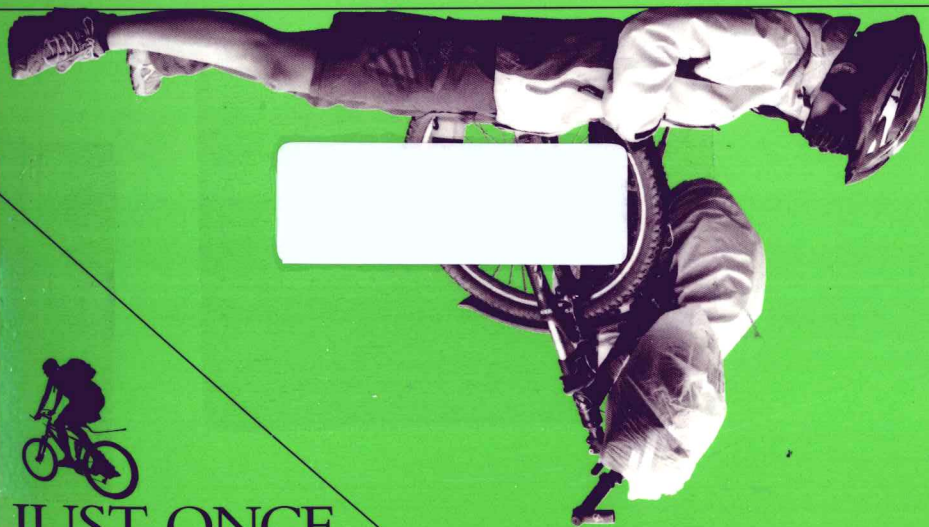


流浪千万不要背着吉他，
可是回程时，
不妨带朵什么花。

只为纪念这一生一次的旅行。

死在路上也不错

一直到旅程结束，我才发现最难的不是疲倦、寒冷或者其他，而是与“放弃”这个念头对峙。摔倒并不痛苦，苦的是要挣扎着爬起来。或者（只是或者）我骑车，只是为了想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个点上放弃挣扎。



JUST ONCE



化学工业出版社

死在路上也不错

周榕榕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在路上也不错 / 周榕榕著;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122-13263-5

I . 死… II . 周… III .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04193号

原繁体版书名: 死在路上也不错 作者: 周榕榕

ISBN 978-962-14-4487-5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万里机构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2-0195

责任编辑: 王 津 李岩松
责任校对: 蒋 宇

装帧设计: 芒果设计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 装: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 字数 200千字

2012年7月北京第1版第2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旅游天书、人生指南——给榕榕的书序

那天，坐在餐厅，吃着牛扒，听她讲述单人匹马，
骑单车从云南进入西藏的惊心动魄故事，
紧张得食不知味，杯中的咖啡也凉了，
身为男子汉，更感羞愧不已。

她，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女孩子，在大山大岭之中，踩了一个月单车，爬上四五千米的滇藏高原，走了2000千米山路，期间摔倒受伤，身体着凉发烧，这才叫九死一生吧。在最辛苦、很想放弃的时候，总有路过的汽车向她招手，好心地问她是否需要搭顺风车，而她一次又一次险些点头，堕入半途而废的“糖衣陷阱”。

走这样的路，拒绝那些诱惑，不仅需要超人的体能和毅力，更要不懈的勇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尚且难以抵挡锦衣美食的引诱，而她在极度困乏之下，还能坚持走自己的路，太难能可贵了。

入藏虽难，但凭着惊人的意志，她做到了，更大挑战原来还在后头。拦顺风车深入西藏腹地的阿里地区时，竟被性骚扰；搭车前往拉萨更是遇到车祸。最后又是怎样逃过这两劫的呢？

这些事，我们一辈子也不会遇上，她在几个月内全经历了。这本书，让我们安坐家中，就能“骑单车”从云南进入拉萨，再从拉萨前往阿里，增广见闻之余，还会反思自己的事业，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一本用勇气、意志和毅力写成的书，绝对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细细咀嚼！多谢你，榕榕，为我送上这本精彩好书——既是旅游天书，更是人生指南。

潘小涛

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专栏作家

为周榕榕写序

周榕榕是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后，
第一届学生。

生平第一次教书，遇上的学生总是难忘的，我如今几乎仍能说出每个人的名字，记得他们的懵懂小事。而周榕榕，又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

从学生口中知道她高考成绩惊人，好得可以上报纸的那一种，可她本人却是低调的。她极聪明，外表很“型”，却不是由名牌堆砌的那种女生，中文水平明显在同学之上，但她绝不卖弄。她反而很谦虚，有次跟我说，她从小敬畏老师，小时候甚至以为老师是不用上厕所的神人，令我哈哈大笑。

有次跟她一起坐火车，边走边聊，更了解她是个难得的好女儿，学业固然不用母亲担心，还处处为家人着想。我跟她说，若我有女儿像她便好了。

如今看到她的作品，百感交杂。有她这样的女儿，她母亲一定担心死了，正如我当年浪荡天涯，电话不通，闲来才写张明信片回家。家母却是盼星星盼月亮地等那片轻巧又沉重的破卡片，有一回10多天也没听见我的消息，她几乎要失眠。

是的，周榕榕这条路，我10多年前也走过。或者这是她找我写序的原因。14天没洗过澡的记录、危险得下一刻便会没命的塌方公路，都是那条路上的回忆。

旅游天书、人生指南——给榕榕的书序

那天，坐在餐厅，吃着牛扒，听她讲述单人匹马，
骑单车从云南进入西藏的惊心动魄故事，
紧张得食不知味，杯中的咖啡也凉了，
身为男子汉，更感羞愧不已。

她，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女孩子，在大山大岭之中，踩了一个月单车，爬上四五千米的滇藏高原，走了2000千米山路，期间摔倒受伤，身体着凉发烧，这才叫九死一生吧。在最辛苦、很想放弃的时候，总有路过的汽车向她招手，好心地问她是否需要搭顺风车，而她一次又一次险些点头，堕入半途而废的“糖衣陷阱”。

走这样的路，拒绝那些诱惑，不仅需要超人的体能和毅力，更要不懈的勇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尚且难以抵挡锦衣美食的引诱，而她在极度困乏之下，还能坚持走自己的路，太难能可贵了。

入藏虽难，但凭着惊人的意志，她做到了，更大挑战原来还在后头。拦顺风车深入西藏腹地的阿里地区时，竟被性骚扰；搭车前往拉萨更是遇到车祸。最后又是怎样逃过这两劫的呢？

这些事，我们一辈子也不会遇上，她在几个月内全经历了。这本书，让我们安坐家中，就能“骑单车”从云南进入拉萨，再从拉萨前往阿里，增广见闻之余，还会反思自己的事业，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一本用勇气、意志和毅力写成的书，绝对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细细咀嚼！多谢你，榕榕，为我送上这本精彩好书——既是旅游天书，更是人生指南。

潘小涛

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专栏作家

自序

千万不要背吉他去流浪

很多年前的一个傍晚，
三毛受邀到耕莘文教院演讲。

当被问到如何排除流浪的孤独时，榕榕这么回答：“我听过一首流行歌曲唱：‘我背着我的吉他去流浪，带朵什么花。’我很恨这种歌，那是没流浪过的人才写得流浪是件浪漫的事情。这样的人不必去流浪，因为他流浪的话，一定半路就回来的……怎么使流浪者快乐是很难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答案。”

或者是小时候《西游记》看多了，想象中流浪是很简单的事：一根金箍棒、一担子行李，最多，再加上一匹白马，优哉游哉地也就到西天取经去了。长大后发现事情稍微复杂些，也不过是多了旅行攻略、包裹行囊，或者努力多预备些盘缠。一直到这次，用一辆单车靠自己的力量一步步接近拉萨时，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流浪”蕴含的喜悦太少，辛酸和苦难太多。

7月的东达山上没有意外地下着冰雹加冰雨。我的脸泡在泥水中，车子摔出老远，心里倒是舒坦了下来：幸好幸好，没摔下悬崖。再一动手脚爬坐起来：不错不错！没有骨折瘫痪。好一阵恍惚才想起：糟！不知道有没有毁容？类似的患得患失又遇到过几次，经历得多了，多少有点麻木：脏、乱、臭不是问题，暖和、吃得饱、身上不疼、有地方入睡，这样活着，已经很满足。

事后，当我一次次回过头去审视这段浸泡在磨难中的时光，发现原来最记得的，都是最狼狈的时刻。奇怪的是半年后当我回到起点，被朋友问起的也不是：旅程快不快乐？有无美食？风景可好？而是：有没有什么惊险的事？被打劫了吗？有无高山反应？多久能洗一次澡？

看，快不快乐并没有人关心。苦痛，才是永恒的话题。

因此流浪者不需要快乐，他需要的是保持清醒，用最大的力气狠狠记住那些跌跌撞撞满身狼狈的瞬间，以让它们在此后苍白规律的时间里一次次使自己锐利坚强。

流浪千万不要背着吉他，可是回程时，不妨带朵什么花。

你问我，到底当年为何要由尼泊尔搭顺风车入西藏，又由西藏以同一方法搭车下云南，平白花了许多的时间，冒了很多不必要的险，这都是不能解释的。虽然说不出理由，可意志却十分坚定，或者，这便叫做青春。

我记得有一天，大清早又蹲在路旁，央求各路师傅（即司机）载我一程，不得要领，垂头丧气回到木屋，准备干等另一天。扭开随身的短波收音机，花了很长时间，调到一个广东话电台，竟然播着郑伊健的歌。那一刻突然感到时空错乱，近乎崩溃，到底我在什么地方，为何我会在这里，我在香港的朋友在做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虚度人生？

又有一次，我坐的是邮政车。被我屁股磨蹭着的，是一沓沓邮件。遥遥想到，我寄回家的信到哪一站了？

周榕榕比我强，首先骑单车比搭顺风车难许多倍，除了学业成绩，这次我又见识了她的斗志和体力。其次，她去了阿里，那是所有在拉萨的旅人的梦想之地，可惜我当年一时软弱，未能成行。如今人到中年，怕苦又怕死，相信余生都不会再去，竟成永诀。有些事，年轻时不做，便此生都不会做。

她回来后，竟有勇气执笔把游历写成书，这一点又比我强。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周榕榕新闻采访，但她从没想过做记者。看到她的作品，我更认定她应该从事写作。作家的路不比记者易走，但正如她走过的路一样，难走，不也是走过了？

陈惜姿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导师

感言

谨以此书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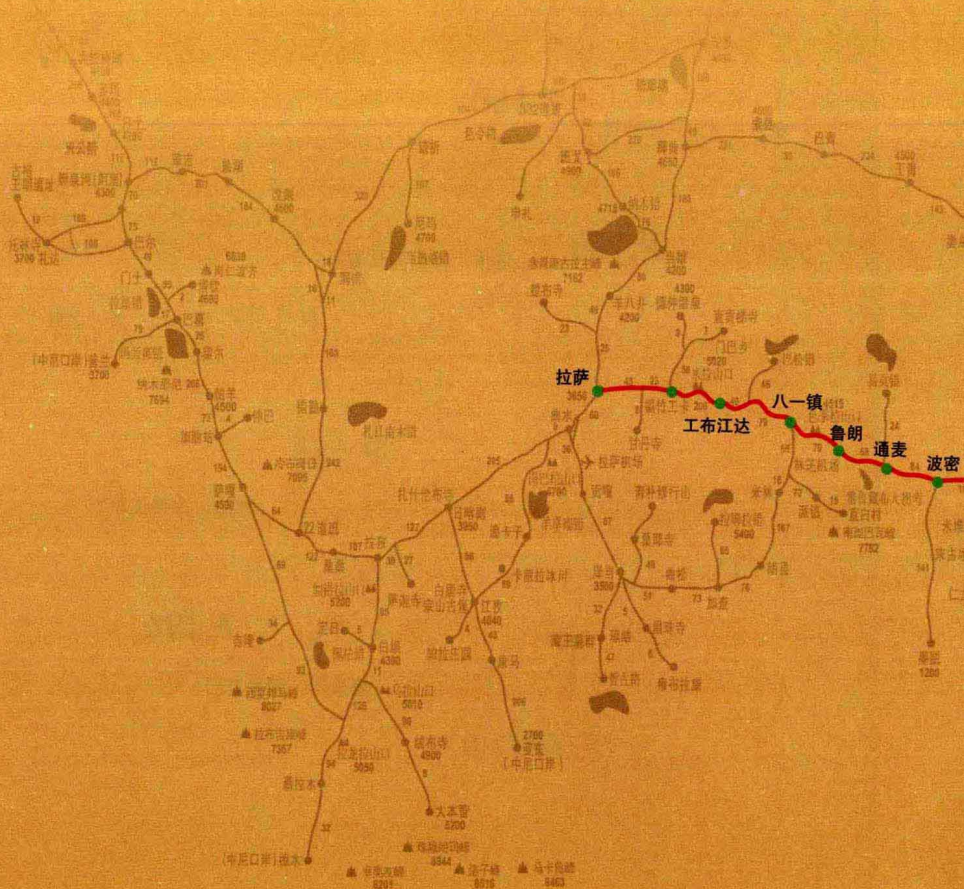
什么都知道

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母亲

谨以此书感谢什么都知道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母亲，如果我足够诚实，我会承认没有你的包容，我无法抵达自己想到的地方。

感谢一路伴我走来的伙伴。感谢替我着急的朋友。感谢这个辽阔的世界。感谢我自己。

周榕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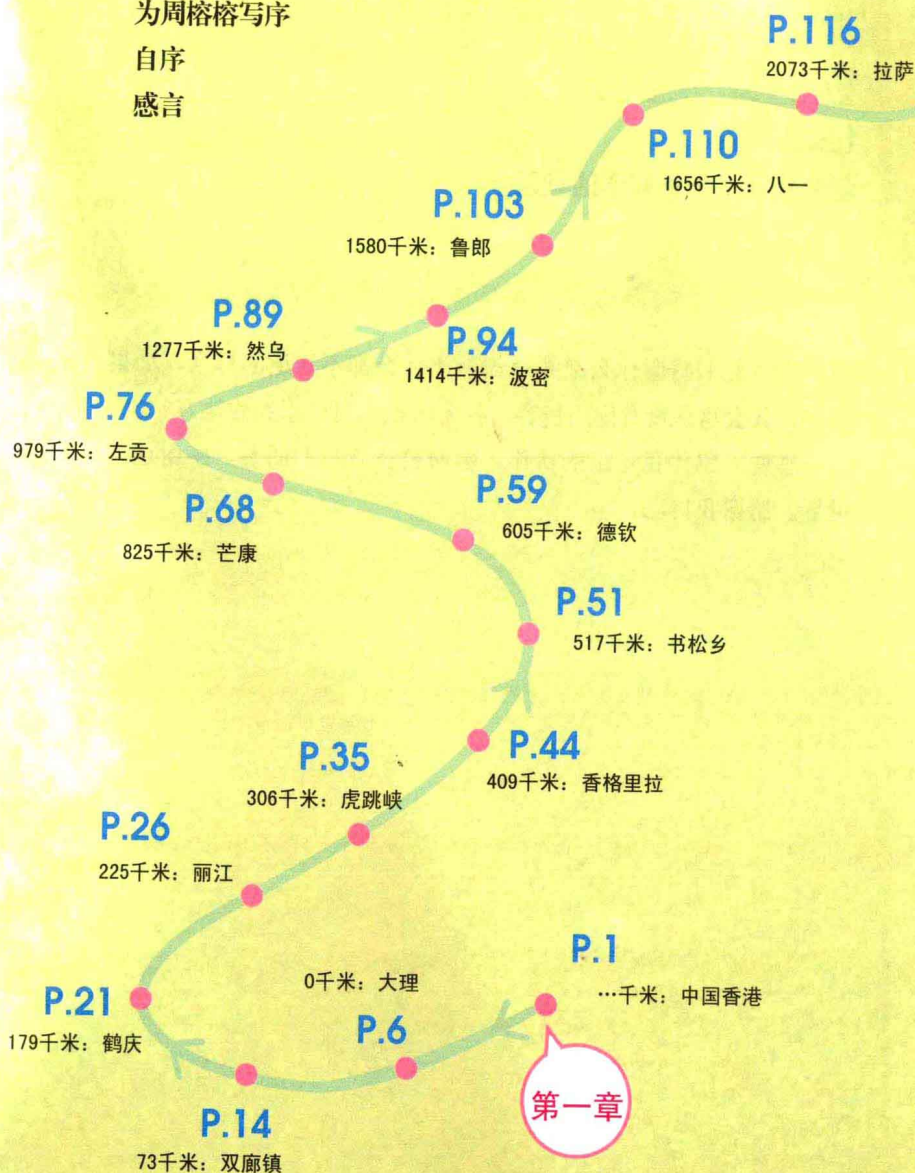


目录

旅游天书、人生指南——给榕榕的书序
为周榕榕写序

自序

感言



踩着单车入拉萨

第二章

从骑车到拦车

这样玩阿里也可以

P.129

拉萨：出发前

P.140

日喀则：无敌破班车

P.150

霍尔：圣湖玛旁雍错

P.163

塔钦：神山冈仁波齐

P.177

那木如：黄沙之镇

P.188

札达：古格王朝

P.196

狮泉河：阿里首府

P.205 回程



第一章

踩着单车入拉萨

离日历上画着红圈的那个日子
渐渐近了，
我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
准备好了吗？你。

：千米：
中国香港



5月的最后两天，
雨跟谁赌气似的卯起来
下个不停，湿且闷热。

下午3点多的奥海城美食广场有些冷清，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等着K。

早在3月，我就在网上发出帖子，标题：骑单车入拉萨，6月出发，希望找到愿意一起骑车的同伴，结果回复的人不少，真正有兴趣的寥寥，等看过我的计划书后那为数不多的几位询问者也都销声匿迹了。就在我已经绝望，下定决心孤身出发的时候，K在论坛上冒了出来。

“你什么时候出发？”她在MSN上问。

“6月1号，你有兴趣吗？可是我火车票都买好了。”

“我刚辞职。没关系，你先走，我过两天搭飞机赶上来。”K的语气很笃定。

“……那，我们约个时间见面吧。”

外头的雨模糊了窗玻璃，街景就影影绰绰地不真切起来，像一幅巨大的印象派油画。美食广场内冷气开得十足，放在桌上的冻柠檬茶还是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汇集着淌了下来。我将厚厚的计划书挪开了些，用手抹掉水渍，开始翻看手上的小纸条。上头写了好几个问题：为什么想骑单车入藏？为单车旅行做了哪些准备？会修单车吗？做好心理准备面对50多千米的上坡了吗？……

我叹了口气，放弃再往下看。这些都是决定骑车时朋友们对我的质问，好像自己就从来没能好好回答过，现在又拿来问K，总觉得带点莫名的讽刺意味。我拧过头去看身侧巨大的茶色镜子，6月1日，离日历上画着红圈的那个日子渐渐近了，我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准备好了吗？你。

“嘿～买一送一。”我抬头，看见K递过来一瓶饮料：“这瓶给你的。”

K戴一副黑框眼镜，长发，笑起来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举手投足有点像树熊带些可爱的笨拙，只是无论如何不像是会单车旅行的人。

“你……平时做运动吗？”寒暄了两句，我终于忍不住问出口。

“做呀！”她回答得很开朗。

“是哦。”我的心略略放了下来，“什么运动呢？跑步？篮球？羽毛球？”

“瑜伽！”

“……”那种伸展筋骨、放松肌肉的练习吗？“……你确定了要骑单车旅行？你知道有时候是要骑50千米上坡的吧？”我从计划书里翻出海拔图。

“我知道呀，我看过的！”她从包里掏出打印好的文件，翻开，“不过其实我对数字不太有概念。我想应该没问题吧。实在不行就下车推咯。”

我努力想象了下跟前这个女生一起骑车的情景，脑海中却浮现不出任何影像。好吧，至少多个人说话。我用力安慰自己。

“唉，你说要带这么多东西啊？”K看着长长的装备列表，像第一次发现一样睁大眼睛，“我很多都没有呢。”

“缺些什么呢？”我忍住叹气的冲动。

“睡袋、太阳眼镜、水壶、背囊，快干衣、快干裤……唉，你有单车吗？”

“单车我打算到大理再买，省去运输的麻烦。走吧。”我站了起

来，“先和你去买些装备。”

雨还在下，水珠打在伞上发出一种紧绷低哑的铮铮声。这样的天气让人一点都轻松不起来嘛！我一面跟K游走于各个户外用品店，一面这么想。

第二日，天仍是老大不高兴地阴着脸，我跨上向朋友借来的二手单车，往中文大学方向骑去，这是出发前最后一次练习了。跨上单车的那一刹那，脑海中没再浮现“我到底在干什么”的问题，取而代之第一个闪过的念头是：我的屁股怎么这么痛!!!

这样子练车已经一个月了，为了让身体更快适应以单车为交通工具，我借了辆车，每天从大围骑到中文大学，然后在大学里一面又一面没有尽头的斜坡上，头皮发麻、用尽吃奶力气地将脚蹬往下踩。

被汗濡湿的衣服黏在背上，痒痒的，像有蚂蚁在爬。我握紧车把，用力撑起身子，将力量都集中在双腿上，聆听呼吸的节奏：1、2、1、2……到了最后，每踩下一步大腿就一阵哆嗦，我哄骗它们：撑住，再多踩几下，过了这个弯就休息了。到过了弯：好嘛好嘛，还有一点点，再踩10下，就10下！我感觉得到自己的脸涨了起来，汗顺着鼻梁往下流。

校巴像头草食性恐龙，咻的一下从身边过去了。如果校巴上有人朝左边看，就会见到这一幕：一个穿长裤横条T恤的女生，面目扭曲，容貌狰狞，用一股杀人的气势以龟速向前，然后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终于脚踏空了一下，车头摆了两摆，车身跟着倒了……

人没有摔倒，不过实在没有力气跟勇气再跨上单车，我乖乖推着车沿车道走，那个问题就阴魂不散地又从沼泽一样的意识深处冒着泡浮了上来：我到底在干什么呢？

我到底在干什么呢？入藏有这么多种方式，为什么要选择单车？自从做出从云南骑单车到拉萨的决定之后，这些问题就时不时不经意地冒出来，有时候是来自朋友，有时候来自自己。而当它们墙一样堵在面

前，我无法低头避开的时候，我就笑笑，抛出一些答案：

A：因为顺便啊，反正是要去西藏的，省了一笔交通费。

B：想试试看不一样的旅行方式。

C：只是想看看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到什么地方。

每次回答都徘徊在这三者之间。然而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真正的、藏在身体深处缩成一团的答案其实远比我出口的来得混沌和暧昧——我恐怕永远无法解释清楚为了什么自己决定要靠着一辆单车一步一步跨过10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峰。

仿佛这么做的话可以证明点什么吧。我有时候会这么想，尽管这点“什么”同样暧昧不明。或者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在将体力逼到极尽的时候，我不单在接近拉萨，也在贴近自己。将在舒适环境中穿起来的伪装一件件剥下，在高原的猛烈阳光中看见这个赤裸的人：软弱的、无措的、疲惫的，狂热的、单纯的一个站在原点的自己。

我其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单车旅行，可我知道自己想要这么做，就像我总说不清楚为了什么喜欢上一个人，可我知道我是踏实无误地喜欢上了。

超越了辛劳这个点之后的风景会是怎样？6月1日，开往深圳的列车上，这问题从脑中某个柔软的、莫名的地方浮了上来，没有单车、没有同伴，我只带了我的黑背囊，以及一张前往昆明的火车票。